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繆溓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六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提刑按察使

宋淳化二年詔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景德四年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又命屯田李拱為之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為副使天聖六

年悉罷之明道二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同提點刑獄議者謂武臣不可為監司罷之治平中罷提點刑獄而委轉運司熈寧二年諸路提點刑獄復差文臣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别其廉吏以達于朝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提刑一員然遇闕時不許武憲兼攝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差一次四年罷之乾道六年又分置諸路武臣提

刑一員于是武憲横于四方淳熈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

追還薦章

宋廖徳明字子晦為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徳明聞其能薦之會徳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盛甚徳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故也于是追還薦章

請緩程役

宋呂夷簡字坦夫擢兩浙提點刑獄時大建宮觀詔南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夷簡上疏請緩程役

督捕盜賊

宋熙寧中丁執禮為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之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平反獄訟

宋高賦字正臣言國家置提刑司葢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自罷武臣以来止除朝臣一員兼河渠盜賊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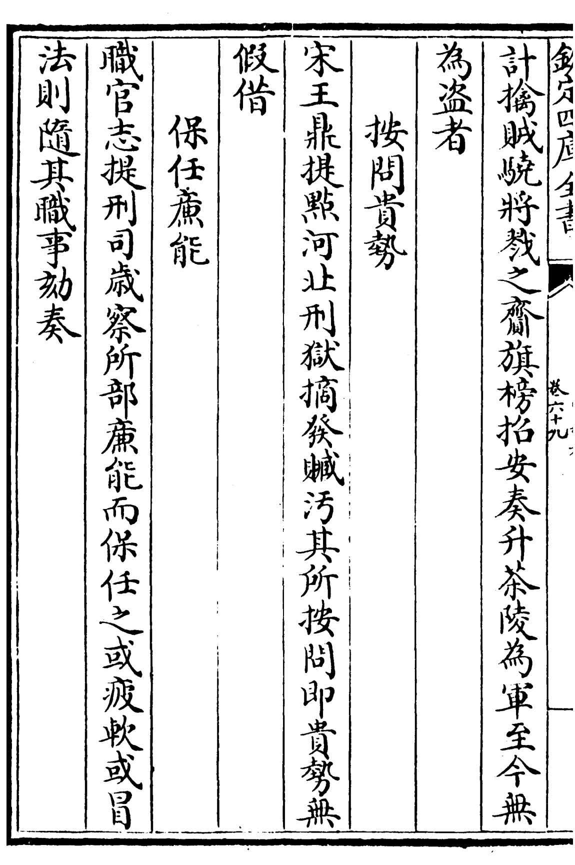
書繁多省閱不給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

作詩諭民

宋何耕字道夫除潼川提刑作諭民詩四十二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家有其書或强暴有犯法者父老必誚讓之曰汝不誦何公詩乎由是往往知悔

用計擒賊

宋辛簡公次膺除湖南提刑先是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泰樞匿不以奏公至單馬亟趨茶陵用



計擒賊驍將戮之齎旗榜招安奏升茶陵為軍至今無為盜者

按問貴勢

宋王鼎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贓汚其所按問即貴勢無假借

保任廉能

職官志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或疲軟或冒法則隨其職事劾奏

列上功過

宋慶歷中詔自今提點刑獄以朝臣充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

禁藏兵械

宋元祐中蔡挺提點江西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有私藏兵甲者許其首納原其罪由是所得兵械萬計盜賊從此衰息

立榜申究

宋向子忞字宣卿乃子韶和卿之弟也公先提點湖南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綬者數十人按部所至立大榜于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于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

師師平賊

宋楊萬里遷廣東提刑賊沈師犯南粤警報至公帥師討平之孝宗大喜詔褒稱曰仁者有勇又曰書生知兵

遂有大用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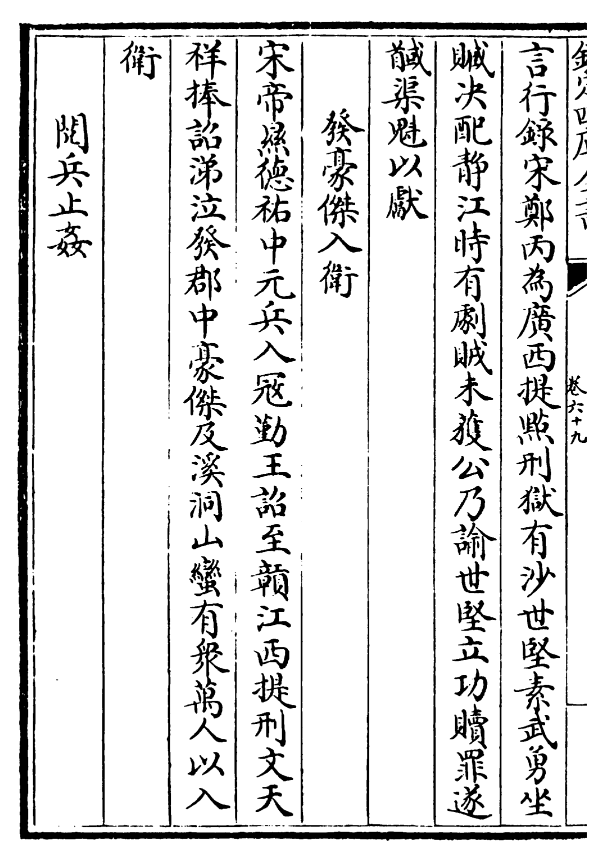
洗究澤民

淵源録周濂溪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究澤民為已任

訊獄活囚

宋馬亮徙福建提刑至部覆訊究獄全活者數千人

諭武勇立功



言行錄宋鄭丙為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素武勇坐贓決配靜江時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馘渠魁以獻

猺豪傑入衛

宋帝㬎德祐中元兵入寇勤王詔至贛江西提刑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及溪洞山蠻有衆萬人以入衛

閲兵止姦

宋呂居簡蒙正子也提點東京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温等挾妖法誘軍士為變而運使不受理者居簡即令改狀合廵尉捕其黨誅之詔遷二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民咸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士奸不得發又遷一官

決獄進秩

朝野雜志初潭州劾梁晚四劫殺商人獄成而變其後七推不能明淳煕中潘德鄜提點湖南刑獄一問得實

破械出之事聞上由是賢德鄜又武岡縣一歲收罪人三十六死者二十八皆平反之且奏其事時已擢知廣州上以其究心獄事進秩一等又明年進直徽猷閣帥潭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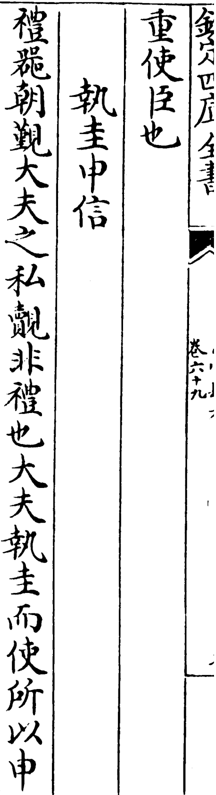
使臣

周有行人之職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春秋列國多有之漢唐已来有廵行博士直指繡衣覲風八使按察六條皆所以宣達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

失考風俗之淳漓也

鑄金為節

周禮地官掌節掌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云此皆鑄金為節各為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如晉楚澤國多龍如吳越平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往之邦簜竹也以簜為函畫為文采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



重使臣也

執圭中信

禮罷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范昭覘政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覘齊國之政歸報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也

展喜犒師

左傳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有先王之命

按劍定盟

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與之俱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利害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言合從為楚非為趙也遂歃血定盟平原君歸以毛遂為上容

矯制伏罪

漢武帝時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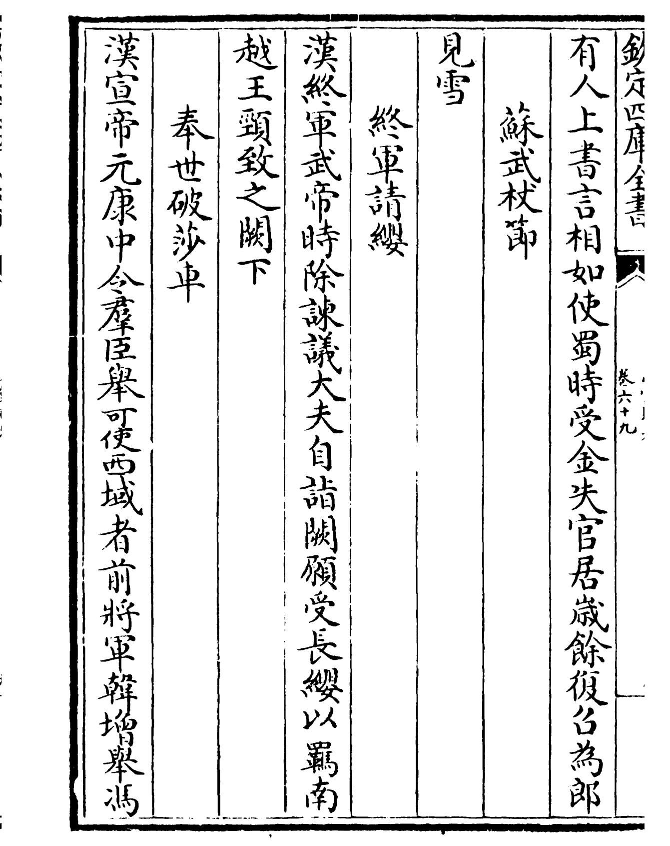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紿秦歸璧

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藺相如奉璧而往秦無意償城相如乃紿秦王復取璧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

諭蜀受金

漢武帝拜司馬相如為郎會唐蒙驚擾巴蜀遣相如諭之建節乘傳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其後



有人上書言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蘇武杖節

見雪

終軍請纓

漢終軍武帝時除諫議大夫自請闕願受長纓以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

奉世破莎車

漢宣帝元康中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

奉世以為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按奉世字子明元帝朝賜爵闗内侯

介子斬樓蘭

漢昭帝元鳳中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傅介子謂霍光曰樓蘭數反復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詔介子持節以行介子與士卒以賫金帛賜外國為名王来見使壯士刺

殺之更其國為鄯善傳王首詣闕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陳湯斬郅支

漢元帝建昭中陳湯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上欲加封爵丞相匡衡以為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則已不可復加封爵劉向曰郅支單于囚殺漢使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或忘延壽與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

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

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勲莫大焉天子于

是下詔赦罪勿治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班超平西域

東漢班超字仲升明章兩朝出使西域安集五十餘國

封定遠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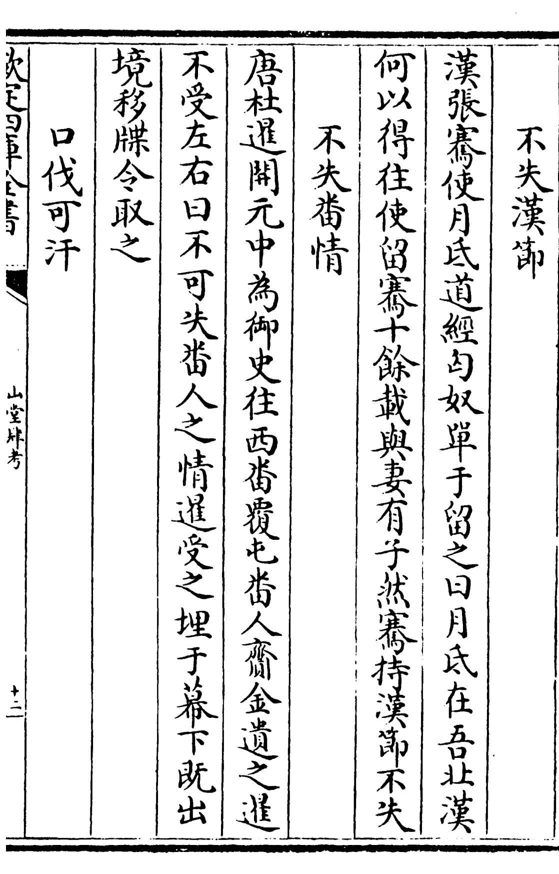
唐儀自將

唐太和公主降回紇以檢校工部尚書胡証為和親使

次漢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誕固不從以唐儀自將訖不辱命

吴物不受

後唐明宗遣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吴王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吴人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吴主嘉之竟違君命于杭而還



不失漢節

漢張騫使月氏道經匈奴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不失蕃情

唐杜暹開元中為御史往西蕃覆屯蕃人齎金遺之暹不受左右曰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之埋于幕下既出境移牒令取之

口伐可汗

唐鄭元璹字德芳突厥攻太原詔持節往勞元璹隨語折讓數其背約之罪突厥愧服因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兩相攻伐何哉于是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邊火遂熄朕何惜金石賜公哉

辭屈高麗

唐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其主辭屈為之加禮及

義琰弟義琛再使高麗其主亦坐名之義琛匍匐拜伏

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請宣恩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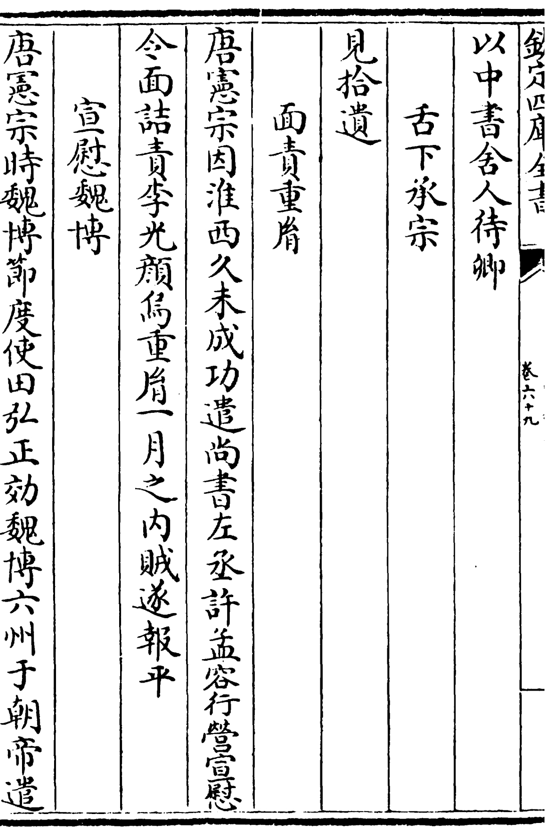
唐宇文融自請馳傳所過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泣下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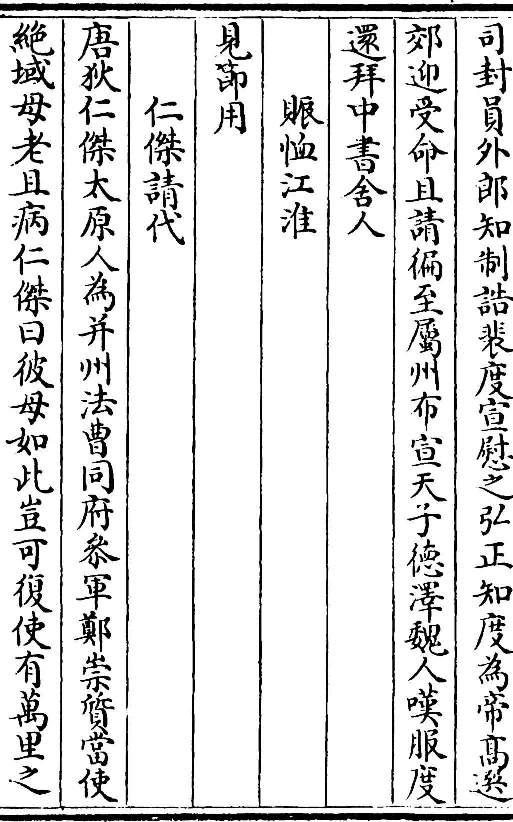
勿藉束脩

唐新羅告急太宗以朱子奢充使命之曰海夷頗重學

問卿為大國使當勿藉其束脩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



以中書舍人侍郎
舌下承宗
見拾遺
面責重肩
唐憲宗因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左丞許孟容行營宣慰
令面詰責李光顔爲重肩一月之内賊遂報平
宣慰魏博
唐憲宗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効魏博六州于朝帝遣



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裴度宣慰之弘正知度為帝高選郊迎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宣天子德澤魏人嘆服度還拜中書舍人

賑恤江淮

見節用

仁傑請代

唐狄仁傑太原人為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里之

憂請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恊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李揆畏留

見禮部尚書

趙璟夢行

唐趙璟為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倚驂立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亦不當怨時相也

昌朝辭命

宋慶歷中元昊冦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禦之敗死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言削方鎮太過及用親舊恩倖之弊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恵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法仁宗嘉納之

明諭禍福

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李鄘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軍士明諭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復位愔即上表謝罪稱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自稱乃削去之及還稱旨遷郎中

開陳利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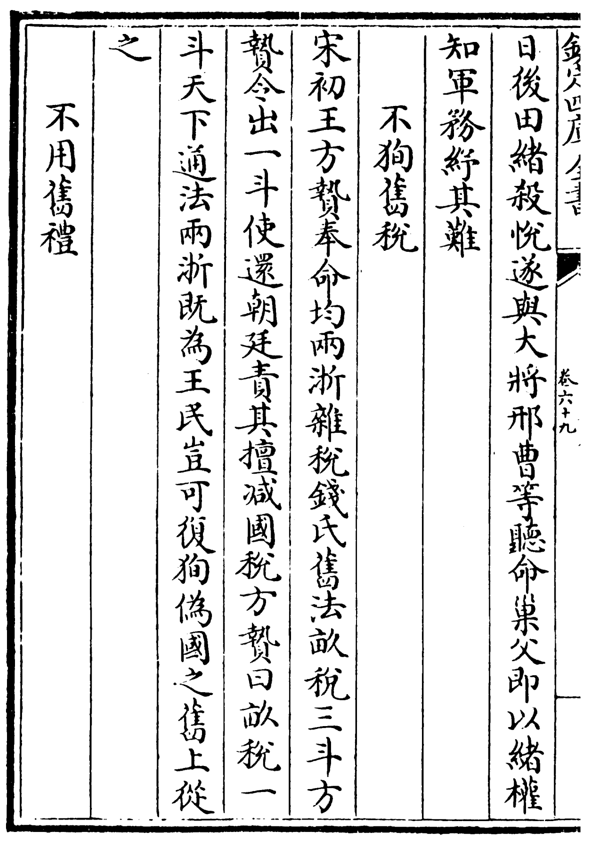
唐婁師德為監察御史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持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人畏而悦之

崇敬清德

唐歸崇敬字正禮大歷初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東夷傳其清德

巢父辯才

唐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有辯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順逆時悅久不臣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之工曰陛下若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國方多難待子而息爾不蚤引歸乃一劇賊耳數



日後田緒殺悅遂與大將邢曹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

不狥舊税

宋初王方贄奉命均兩浙雜税錢氏舊法畝税三斗方贄令出一斗使還朝廷責其擅減國税方贄曰畝税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可復狥偽國之舊上從之

不用舊禮

宋洪適字景盧號容齋皓季子也為起居舍人高宗紹興中使金賀即位且報聘適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適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入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適張浩不可乃遣還

知遼山川

宋劉敞字原父博聞強記素知遼山川道里及奉使契丹遼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方至柳河敞問曰自

松亭趨柳河甚徑而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遼人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但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敞使還命知揚州

責遼侮慢

宋仁宗時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主宴者使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之謝道輔正色責之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

以謝為契丹君臣黙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繪西域圖

宋戚度守公量為三司戶部判官奉使陜西叅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

從本朝歷

宋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遼中遇冬至本朝歷先北朝歷一日北人問公孰是荅曰歷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

譬如亥時氣節當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為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遼深然之

錄外國事

唐韋弘機使突厥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人物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以書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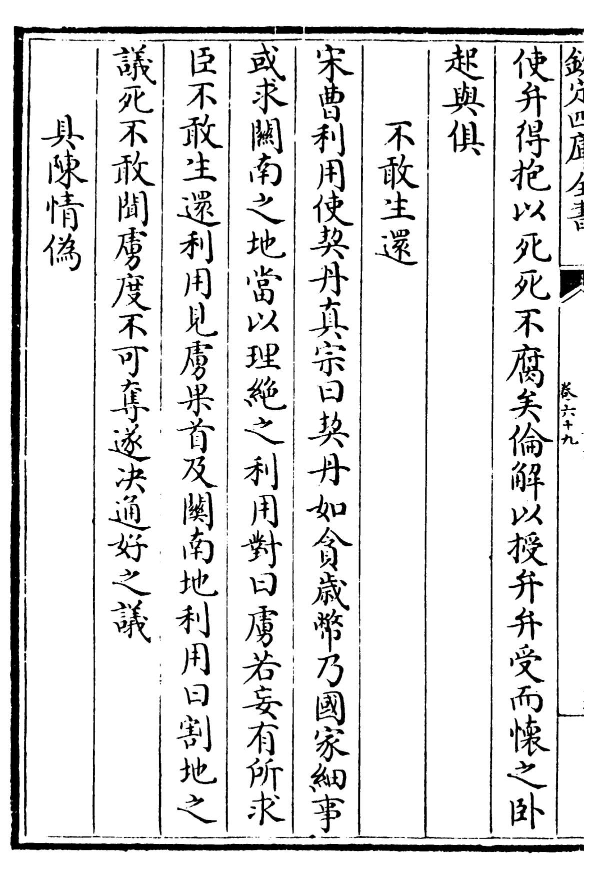
見中國人

唐貞觀中遣職方郎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

中國人隋時從軍沒于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于郊野

不覿先歸

宋朱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謂倫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節也願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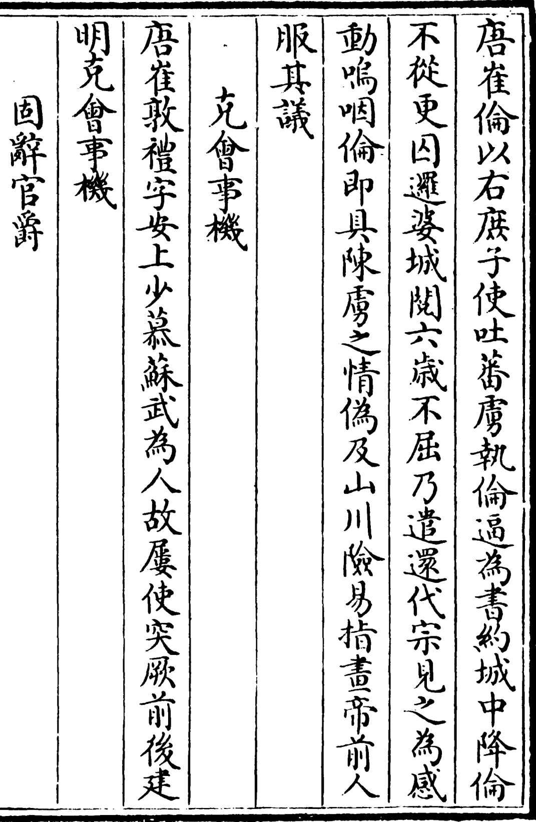


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

不敢生還

宋曹利用使契丹真宗曰契丹如貪歲幣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絶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死不敢聞虜度不可奪遂决通好之議

具陳情偽



唐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執倫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不屈乃遣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倫即具陳虜之情偽及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議

克會事機

唐崔敦禮字安上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克會事機

固辭官爵

宋仁宗慶歷中契丹來求關南地上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顧就鼎鑊

宋高宗建炎中遣洪皓使金留一年粘沒喝迫之使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劉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

顧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易書以行

宗仁宗復遣富弼待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還都入見執政易書以行及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詞當曰獻

將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可乎將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將曰本朝兼愛南北不憚更成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餘非使臣所知也契丹知其不可奪乃自遣人與將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

置幣而返

宋徽宗時秘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主生辰奏

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及入賀而反先之巳失國體萬一金使不来為朝廷羞奈何請至燕山覘之彼若不来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金使果不来遂置幣而返

徹兵獨往

宋時牂牁獻地命唐恪往撫慰之夷人始自疑裹甲以逆之恪盡徹兵衛獨將嬴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感泣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王化

立班不動

宋施師黙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黙退位師黙屹立請至數四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黙今居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卒正敵國禮

宋魏杞使金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和則兩國享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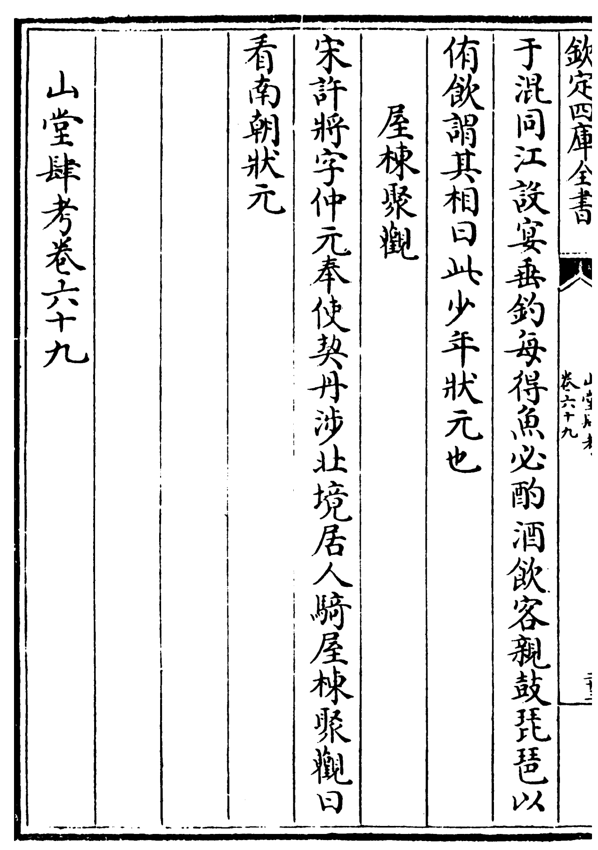
禍戰則將士蒙其利金主君臣環聽拱竦館使張恭愈以國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

不就陪臣班

宋沈起字興宗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之遂升本朝使者班

琵琶侑飲

宋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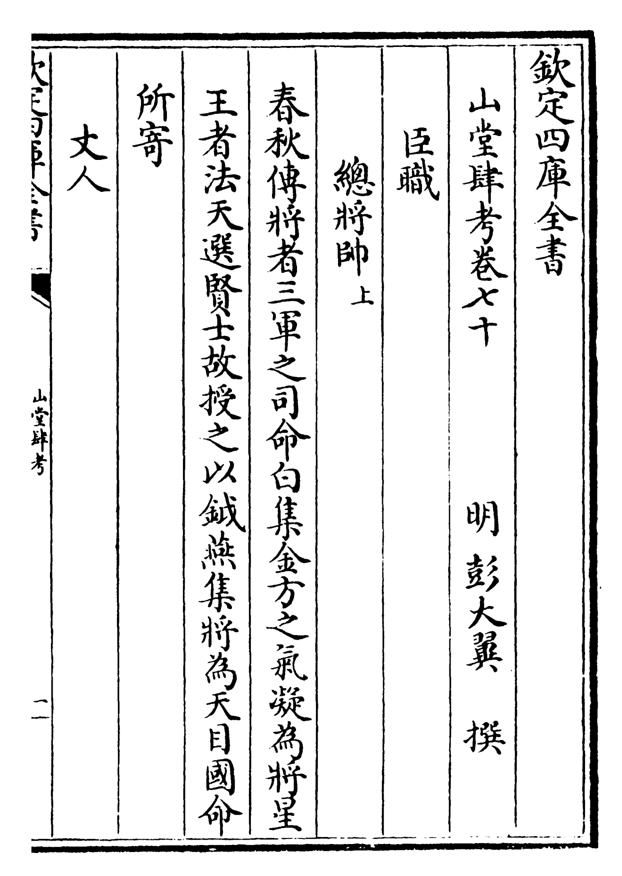


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少年狀元也

屋棟聚觀

宋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騎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山堂肆考卷六十九



山堂肆考卷七十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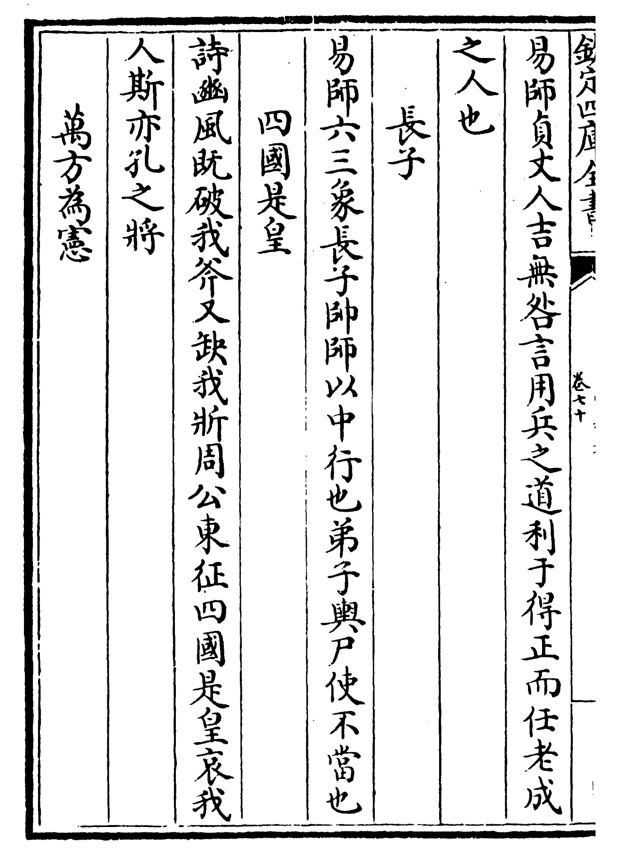
總將帥上

春秋傳將者三軍之司命白集金方之氣凝為將星

王者法天選賢士故授之以鉞燕集將為天目國命

所寄

丈人



易師貞丈人吉無咎言用兵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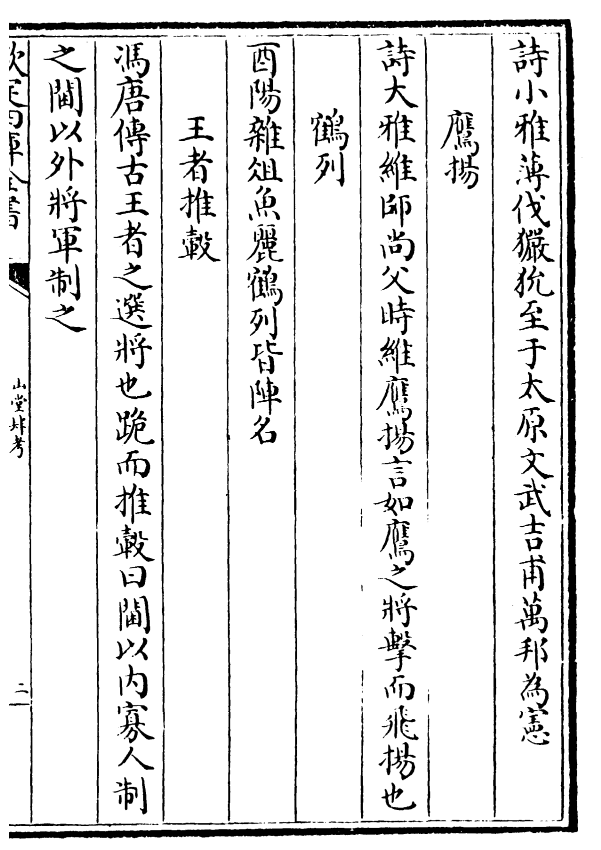
長子

易師六三象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四國是皇

詩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萬方為憲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鷹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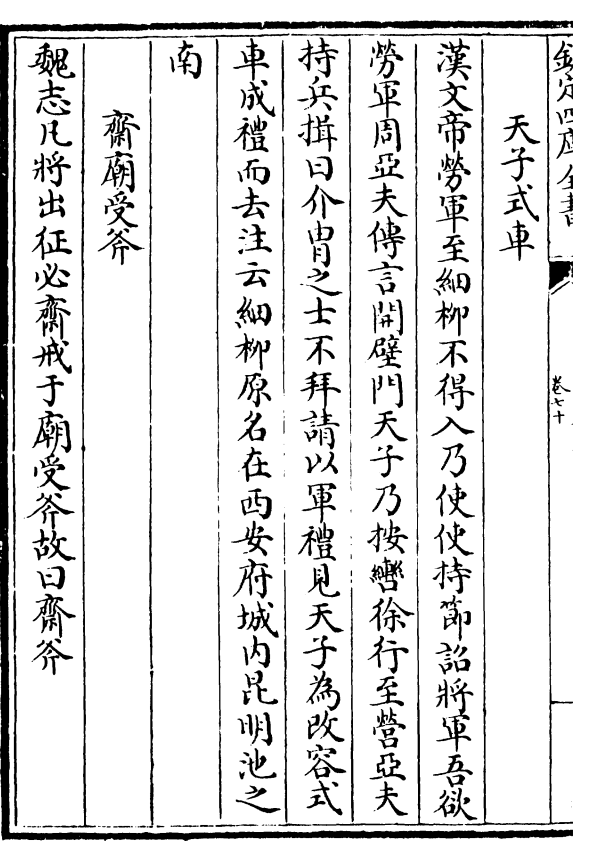
詩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如鷹之將擊而飛揚也

鸛列

酉陽雜俎魚麗鸛列皆陣名

王者推轂

馮唐傳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天子式車

漢文帝勞軍至細柳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周亞夫傳言開壁門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成禮而去注云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内昆明池之南

齋廟受斧

魏志凡將出征必齋戒于廟受斧故曰齋斧

鑿門受鉞

白帖鑿凶門授鉞盔凡將軍受命必鑿凶門而出以示有必死之志也

說禮敦詩

左僖二十七年楚子圍宋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縠將中軍

受成釋奠

詩魯頌在泮獻囚注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于學

三鼓克齊

左莊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三駕屈楚

左襄九年晉悼公歸國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注云三駕三次興師也

寵臣監軍

齊以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苴先馳至軍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以狥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寵姬習戰

齊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王曰子之書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武乃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見且斬愛姬遽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願勿斬此二姬也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狥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智伯投機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戍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之圍之弗克偃匄請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機曰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智伯即荀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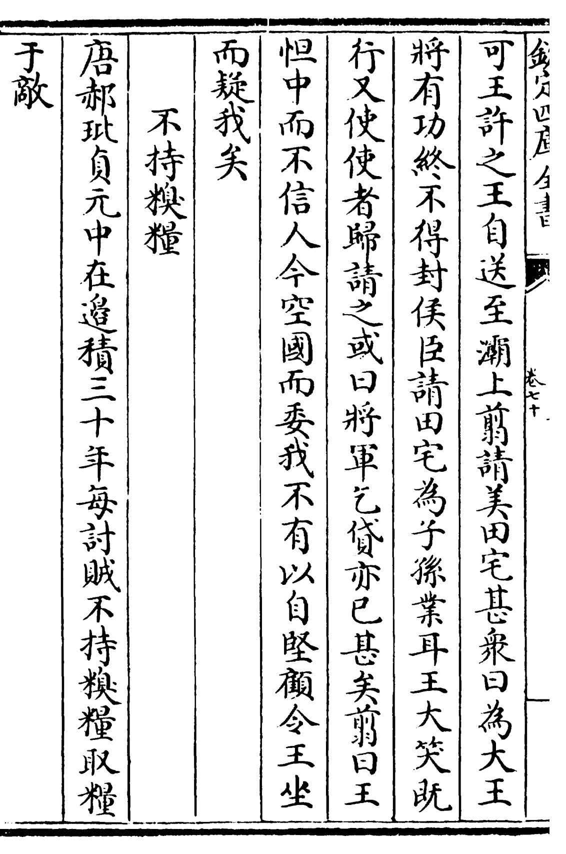
宜僚弄丸

楚與宋戰而敗熊宜僚弄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一

軍皆停戰望之楚免于難按宜僚楚勇士善弄丸白公勝作亂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可當五百人往告之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左思魏都賦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即此

多請田宅

秦始皇遣李信將兵二十萬擊楚為楚所敗始皇怒自至頻陽起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故至此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乎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不



可王許之王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不持糗糧

唐郝玭貞元中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糧于敵

蒙馬犯蔡

左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請戰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火牛奔燕

燕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二城未下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以田單宗人多智習兵立

為將以守即墨頃之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
于樂毅單乃縱反間于惠王王信之即使騎刼代將毅
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
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
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隨之牛
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追
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
批亢擣虛

周顯王時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趙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敗績

避銳待衰

東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董卓請左將軍皇甫嵩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未易可拔王國攻之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下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不欲治第

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使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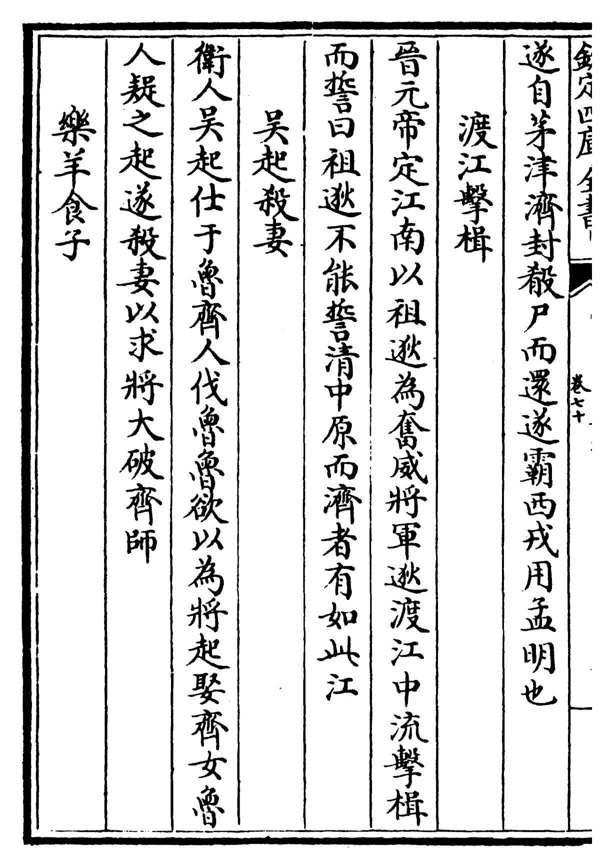
為上由是益愛重之

豈敢言家

唐德宗加李晟諸道大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俱在長安朱泚皆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又宋高宗欲為岳飛營第飛辭曰敵軍未滅何以家為

濟河焚舟

左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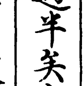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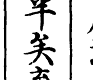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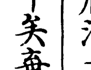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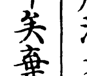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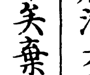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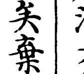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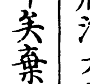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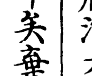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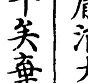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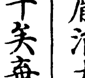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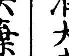
渡江擊楫

晉元帝定江南以祖逖為奮威將軍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誓清中原而濟者有如此江

吳起殺妻

衛人吳起仕于魯齊人伐魯魯欲以為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遂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

樂羊食子



樂羊子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之君烹之作羹致于樂羊樂羊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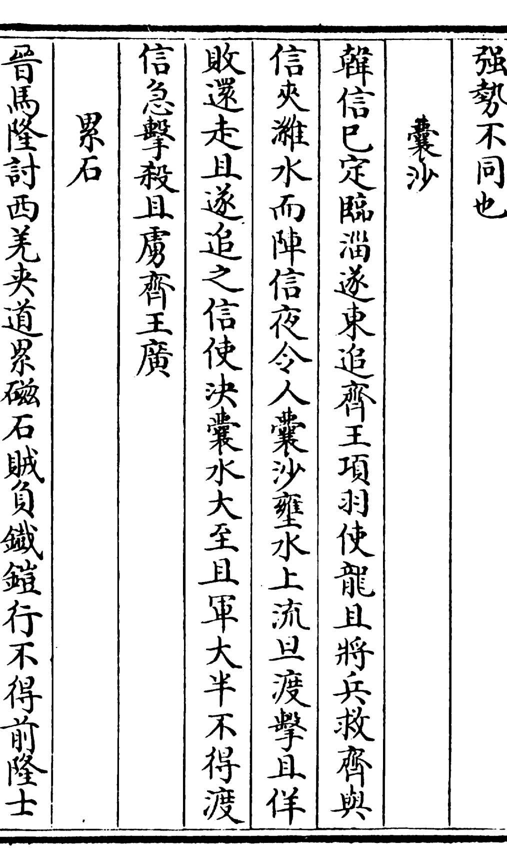
減竈敗魏

魏龐涓伐韓齊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臏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追之臏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

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乃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增竈破羌

東漢虞詡為武威太守羌人數萬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令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卒破羌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曰孫臏見弱吾今示


强勢不同也

囊沙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羽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遂追之信使決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

累石

晉馬隆討西羌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士

卒悉負犀甲無礙賊以為神

變幟雜秦軍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来章為變其徽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王不應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發將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項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于齊左右問王曰何以知章子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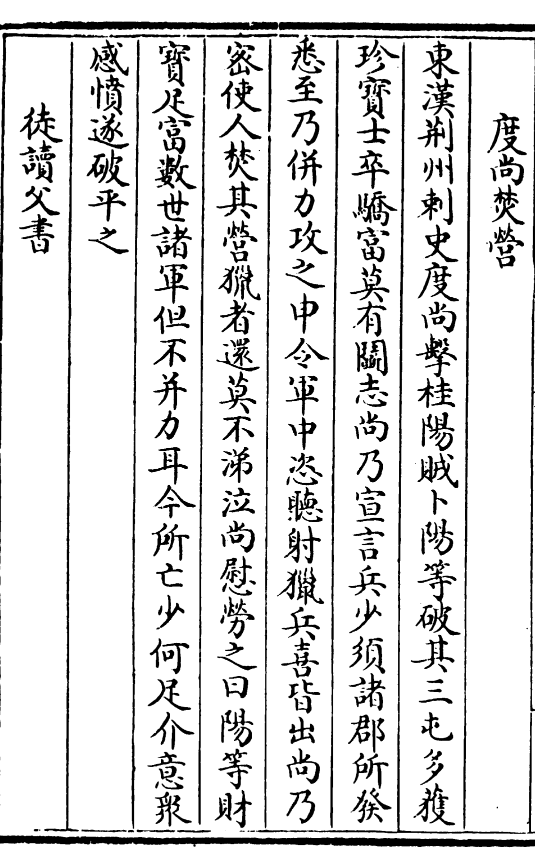
叛王也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殺之而埋于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人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又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之

持幟立趙壁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信間視知陳餘不用李左車策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又使萬人先行出背水軍平旦信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還歸壁見幟大驚漢夾擊大破之斬陳餘擒趙王歇

亞夫堅壁

漢景帝拜周亞夫為太尉將兵擊吳楚亞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地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于是會兵滎陽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不往救梁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絶其糧道吳兵乏食數挑戰終不出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月餘越人斬吳王首以獻相守三月而吳楚皆平



度尚焚營

東漢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兵少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莫不涕泣尚慰勞之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軍但不并力耳今所亡少何足介意衆感憤遂破平之

徒讀父書

秦王齕伐韓攻上黨上黨民走趙齕因伐趙趙軍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遂以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至軍出兵擊秦秦人射殺之卒四十萬皆降于秦武安君白起盡坑殺之

常效父法

南齊斛律光弟羡為幽州刺史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

南可汗性節儉不好聲色不貪權勢行兵常效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争為之死結髪從軍未嘗敗北

不擊刁斗

漢李廣程不識武帝元光元年遣將兵屯北邉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省約文書然亦逺斥堠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

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孟康注云古者軍行以銅為鐎䥂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斥堠許慎曰斥度堠望也所以望烽燧

詐為糧車

唐裴行儉字守約突厥反蕭嗣業討之不克詔行儉為定襄行軍大總管先是餽糧數為虜所掠我軍至餒死

行儉曰吾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輩各持陌刀勁弩使羸兵挽之以進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之車虜莫敢近

解鞍誘虜

漢景帝時匈奴寇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

里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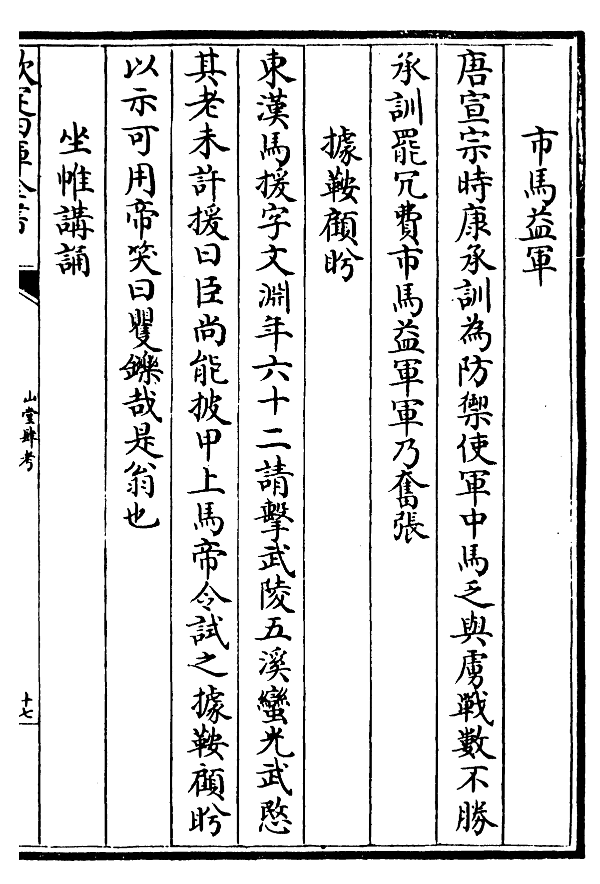
駐節勞民

東漢光武拜鄧禹為前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之西入關大破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遂定河東

時赤眉所過殘掠三輔百姓聞禹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迎降者日以千數禹所止輒停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

擊牛饗士

趙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于是大破殺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注云市租謂軍有市市有稅稅即租也



市馬益軍

唐宣宗時康承訓為防禦使軍中馬乏與虜戰數不勝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

據鞍顧眄

東漢馬援字文淵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光武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坐帷講誦

東漢桓帝永壽中張奐為壯中郎將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且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注云屠各匈奴别種名非人名也即漢武時金日磾父休屠王之裔又本傳作休屠名

不如竪儒

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

一豎儒之功乎

無踰老臣

漢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羌楊玉叛帝欲命將擊之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按充國字翁孫

不肯探簡

東漢鄧禹表張宗為偏將軍赤眉兵大至禹欲就堅城衆人憚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亂投笥中令各探之宗不肯曰死生有命豈可辭難就逸遂為後拒戰却赤眉

何能卧牀

東漢馬援建武中拜伏波將軍擊交趾還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擾邊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

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三兄況余負從弟少游四子廖防光容卿族孫稜

三戰三勝

戰國齊田忌為將伐魏三戰三勝漢韓信絶甬道大破秦軍九戰九勝吴漢與公孫述戰八戰八克

七縱七擒

諸葛亮率衆討雍闓斬之孟獲收餘衆以拒亮亮募生致獲既得使觀營陣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

如此即易勝耳亮笑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又唐武后募猛士討吐蕃婁師德戴紅抹額來應召後與虜戰八遇八克

雅歌投壺

東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克巳奉公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也

輕裘緩帶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鎮襄陽祜綏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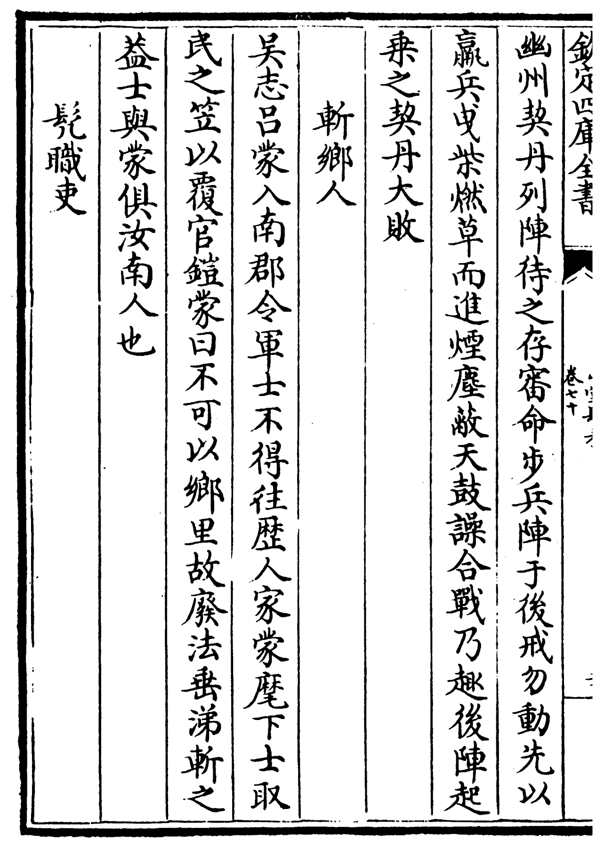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祐在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提鼓揮桴

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曳柴燃草

五代時契丹圍幽州城中危困李存審自山中潛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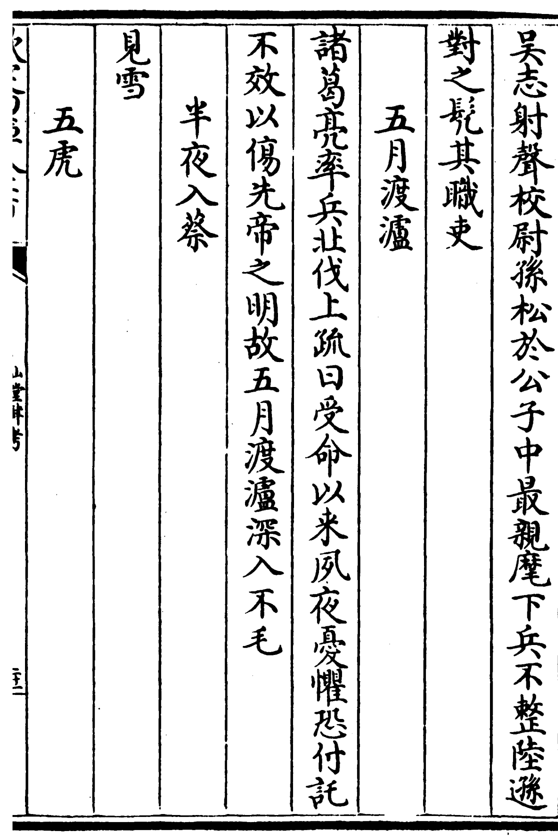


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于後戒勿動先以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

斬鄉人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士不得往歷人家嘗麾下士取民之笠以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益士與蒙俱汝南人也

髡職吏



吳志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最親麾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五月渡瀘

諸葛亮率兵北伐上疏曰受命以来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半夜入蔡

見雪

五虎

蜀漢昭烈帝時封關張黄忠趙雲馬超為五虎將

二龍

唐烏承玼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號轅門二龍

不讀兵法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教之讀孫吴兵法去病曰為將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唐張廵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曉暢軍情

孔明率軍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情試用于昔愚以為軍中之事悉以委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一身膽

魏兵追至漢趙雲營下雲大開營門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于後射之魏兵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衆劉備明日至雲營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子

龍雲守又壯史周文帝曰王雅一身悉是膽

千里威

東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將相之器有折衝千里之威

禱子產祠

漢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使巫者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

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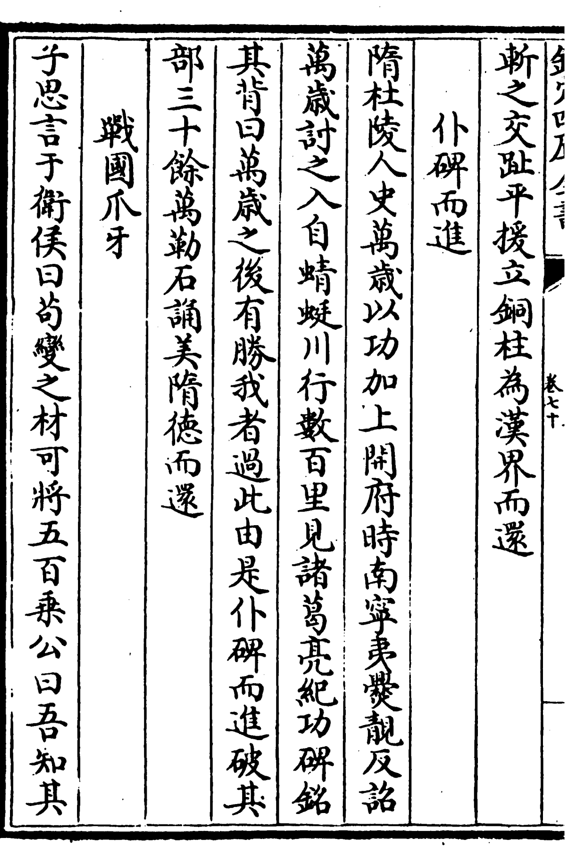
哭玄元廟

唐安禄山遍真源令張廵為長史西迎賊廵至真源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

按唐初封老子為玄元皇帝廟

立柱而還

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詔伏波將軍馬援與扶樂侯劉隆等水陸並進討之至浪泊與二徵戰大破追



斬之交趾平援立銅柱為漢界而還

仆碑而進

隋杜陵人史萬歲以功加上開府時南寧夷爨靚反詔萬歲討之入自蜻蜓川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有勝我者過此由是仆碑而進破其部三十餘萬勒石誦美隋德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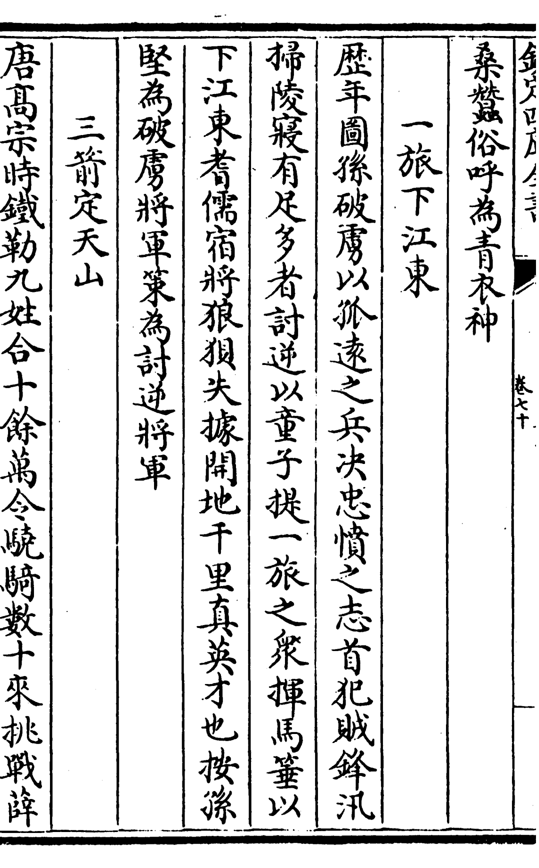
戰國爪牙

子思言于衛侯曰苟變之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

可將然為吏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
猶大匠之用木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
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
可使聞于鄰國

蠶叢保障

綱目發明宋吴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
障蜀帥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按
成都府古蠶叢之國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教民



桑蠶俗呼為青衣神

一旅下江東

歷年圖孫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汛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按孫堅為破虜將軍策為討逆將軍

三箭定天山

唐高宗時鐵勒九姓合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薛

仁貴爲鐵勒道行軍副總管發三矢殺三人餘皆氣懾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身被三創

漢蓋勲爲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勲仰駡之滇吾下馬以與勲勲不肯上馬羣羌服勲義勇送歸漢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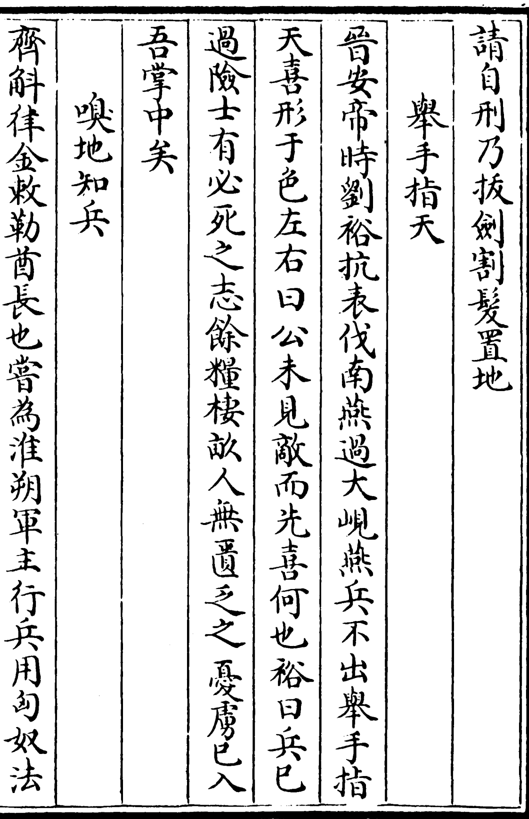
面中六矢

安禄山將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張廵有舊廵使郎將雷

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絶賊以弩射之靣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廵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廵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割髮置地

魏志太祖出軍令無敗人田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待太祖馬乃騰入田中勑主簿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祖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



請自刑乃拔劍割髮置地

舉手指天

晉安帝時劉裕抗表伐南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嗅地知兵

齊斛律金敕勒酋長也嘗為淮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

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兵之遠近又五代周德威勇而多智望塵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凛如也後破夾寨拜振武節度使

指節示將

梁武帝豫州刺史韋叡攻魏小峴未拔出行圍栅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茍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

而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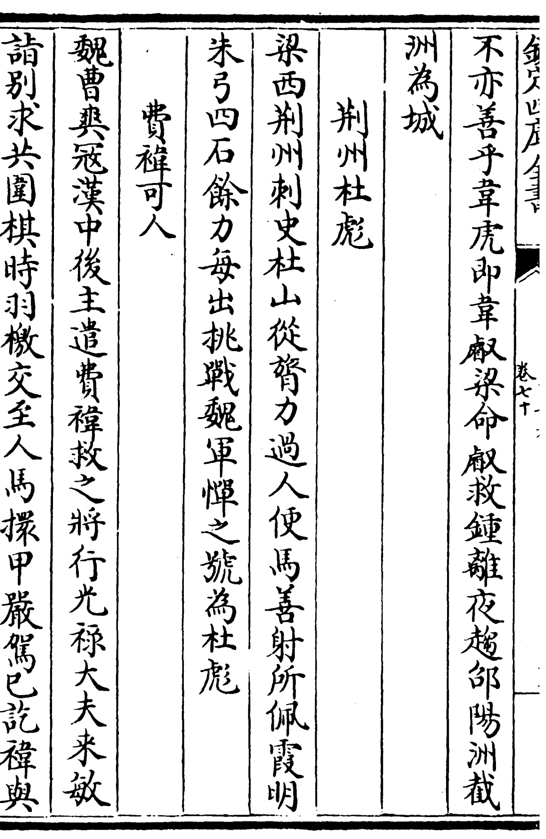
合肥韋虎

南北朝魏遣齊王蕭寶夤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梁武

帝遣弟臨川王宏督兵禦之宏懼停車不前魏人遺以

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按

蕭娘即宏也呂姥即呂僧珍僧珍嘗勸宏曰知難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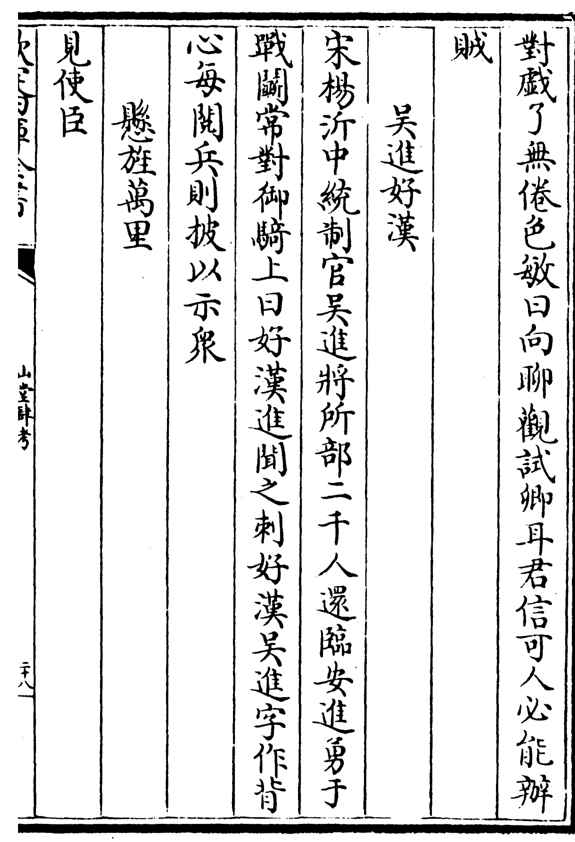
不亦善乎韋虎即韋叡梁命叡救鍾離夜趨邵陽洲截洲為城

荆州杜彪

梁西荆州刺史杜山從膂力過人便馬善射所佩霞明朱弓四石餘力每出挑戰魏軍憚之號為杜彪

費禕可人

魏曹爽冦漢中後主遣費禕救之將行光禄大夫来敏詣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



對戲了無倦色斂曰向聊觀試卿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

吴進好漢

宋楊沂中統制官吴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進勇于戰鬬常對御騎上曰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吴進字作背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

懸旌萬里

見使臣

建節一方

宋王剛中在蜀時吴璘姚仲等皆以大將建節雄于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于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于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一軍皆驚

漢蕭何曰諸將易得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計事者請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

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

萬衆莫抗

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隷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没陣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否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于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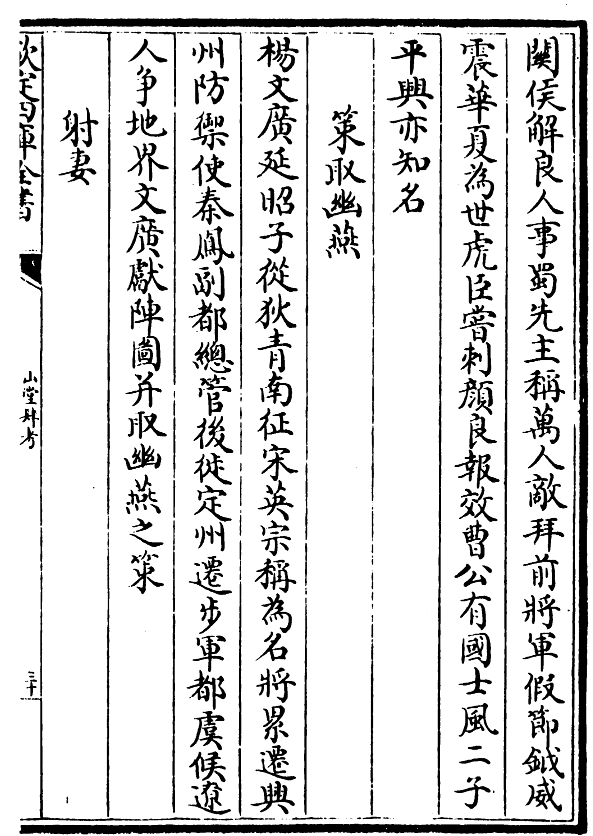
夘命辰行

唐髙崇文為長城使奉詔征劉闢御軍常若冦至外受命而辰行罷用無闕

喜来悲晚

唐僕固懐恩反代宗以郭子儀為闗内河東副元帥懐恩將士聞之喜曰吾輩從懐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懐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

威震華夏



關侯解良人事蜀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震華夏為世虎臣嘗刺顏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二子平興亦知名

策取幽燕

楊文廣延昭子從狄青南征宋英宗稱為名將累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後徙定州遷步軍都虞侯遼人爭地界文廣獻陣圖幷取幽燕之策

射妻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射子

侯景反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景圍之高弟姪子孫列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

山堂肆考卷七十